

理论探索

人文教育与人工智能:机进人进,而不是机进人退

□武新军

◆对人自身问题的认识停滞不前,导致人文学科缺乏创造活力,失去应对重大社会问题与重大精神现象的能力。这才是人文教育所面临的真正危机

◆人文教育必须锚定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目标,加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需要利用新技术建设新文科,在守护人文学科的人文素养的基础上,创造新质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能力和素养

谈论人工智能与人文教育的关系,需要认真思考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需要客观估量人工智能究竟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需要认真反思当前人文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衡量人工智能进入人文研究的利弊,也需要借鉴千百年来人文教育的经验来培养人才。

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界谈论人的全面发展,多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即“五育并举”,推动人的品德、智力、体魄、审美、劳动技能等均衡发展。科学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很多助力,也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在人工智能诞生前,人类已经有几千年使用机器的历史,使用机器协助完成由人的四肢、肩背、感官、头脑等器官完成的工作。生物体的器官通过频繁使用会更发达,而长期不使用则会逐渐退化,这个“用进废退”的规律,可能同样适用于人类。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我们发现人体机能似乎在退化,身体的灵敏性、柔韧性与节奏感似乎降低了。许多精湛的传统技艺消失了,许多创造性的手工劳动不见了,与之相关的审美活动也随之式微。在过去,纺棉、织布、缝补、做鞋、绣花等劳动,曾经关联着丰富的情感,产生过无数动人的诗篇。刺绣女“烂熳红草,笑向檀郎唾”,这么精致的劳动和细腻的情感,如今已难得一见。30多年前,年轻男子会收到女朋友巧手编织的毛衣,如今也难得一见,甚至连衣服拉链坏了、扣子掉了都需要找专业人员。我的一个外甥小时候在田地里劳动过,和同学们到江苏一家汽车装配厂实习,负责安装、烫烫汽车座椅,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是城市孩子的好多倍,带队老师经常暗示他可以先到旁边休息会,免得“伤害”其他同学。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许多传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已经、正在或将要被人工智能取代。很多肩不能挑背不能扛的城市人,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强健体魄的方式。他们热衷于长跑、骑行、打高尔夫球、练瑜伽、练太极拳等体育运动。他们或许能够从中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劳动的快乐与美感吧。

过去曾经流行过“文学起源于劳动”“美产生于劳动”的观念,这种观念在1980年代之后被一些人宣布过时了。这些年“物叙事”研究的兴起,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劳动美学有着坚实的历史经验的支撑,能够有效解释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和美产生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大概还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问题在于,体力劳动时代或者农耕时代的文学,还能够吸引那些没

有劳动经验的年轻人吗?

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这些也会拓展人类的生命经验、审美经验。接下来,人工智能还会给人的身体、感觉、情感结构、伦理观念带来什么样的更大影响?这是我们讨论人文教育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科技、AI进行人文引导,使之更加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与人文教育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行业大调整,这势必会深刻影响人文教育。大学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主阵地,必须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重大课题。

科学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导致文科生就业岗位锐减,人文学科专业和招生人数持续下降。而更严重的是,真心喜欢人文学科的学生越来越少。很多选择人文学科的学生,不是出于对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不是为了追求人生的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出于功利的考虑,是为了获得职业和生存技能,而不是为了志业理想。我觉得,这个现象并非不可逆转,人文教育也未必一定要跟着就业导向走。在职业化之前,人文学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

人文学科是否有力量,取决于人文学者身心、思想、情感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人文学者引导社会向真善美方向发展的能力。1980年代前期,中国曾出现文学热和美学热,多数高校的文学专业都是最重要的专业,文学专业曾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当时的教师很少关注学生就业问题,而是执着于家国情感、理想信念、体魄毅力的培养,所培养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各学科、各行业的组织者和引领者。近20年来,报纸杂志和网络上很少看到关于人的问题的认真讨论,我们对人自身问题的认识长期停滞不前,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新问题缺乏深入的讨论。这导致人文学科缺乏创造活力,失去应对重大社会问题与重大精神现象的能力。人文学科因此失去其他学科对它的尊重,难以激发年轻人的学习热情,这才是人文教育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人文学者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成为精神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成为美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成为新生活的践行者与引领者,才能重建人文学科的尊严。

人文学者不能以“不变”来应对“变化”。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必将会导致行业大规模重组,学者、作家、画家、音乐家、记者、编辑、主持人、律师、秘书等各行业从业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将来哪些职业会消失?哪

些职业还能够继续存在?哪些职业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人文学者展开前瞻性研究。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传统人文教育方式所培养的人才有什么局限?人文教育如何改革才能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这也需要人文学者积极应对。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主动加快学科布局的调整与优化,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深度融合以及催生出新学科的可能性。

人文学者应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这是许多人思考过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科必须更新研究方法,因此倡导“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大部分环节,人工智能都能参与其中并且展现出优势,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越来越密切的协同工作,必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新常态”。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语言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成立大会”上,也有学者提出将来的文学院,将会由中国头部综合大学的人文学科来引领,因为这些大学可以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到人文研究中去。当然科技与人文相结合是否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传统人文教育所积累的经验是否会很快失效,都是需要深入研讨也需要时间来检验。

在人文教育中要不要使用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开展教学活动?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人文教育方法,譬如口传心授,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探索,在人才培养方面是行之有效的,需要规避AI技术对学生成长的负面影响,过多使用视觉听觉技术协助教学,不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能力,不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有学者认为教师需要主动提升媒介和技术素养,提升开发AI教育资源的能力;积极探索如何调整课程培养目标,培养适应AI环境的专业人才;探索如何开展AI辅助教学与研究、如何利用AI技术建设新形态教材;探索如何在AI环境中培养新的人文素养。而学生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利用AI技术提升学习效率和跨学科学习能力,提升适应时代需求的能力和素养。一方面是新技术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激活传统智慧与经验的新的可能性,对于两者都需要下大功夫进行探索。

人工智能与人文学者的成长

目前人的生活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高效,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成长是不是也随之自然而然地更智能、更高效呢?实际上,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空间。人文学者成长的过程,是情感和生命体验的过程,需要与世界、历史反复对话,需要身体、思想、情感、情绪的高度融才能完成。在互

联网介入学术研究之前的几千年中,历代文史大家对历史的情感与态度、复原历史的智慧与毅力、敏锐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历史的洞察力、纯正的审美趣味等人文素养,都是在艰苦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在不断到各地寻访考察过程中形成的。古代的刘知己、章学诚等史学理论大家是这样,现当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也都是循着这个路子成长起来的。人文学者成长,离不开艰苦探索和思考的过程,离不开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20多年前,刘增杰、吴福辉、解志熙、沈卫威等老师,曾要求我们动手翻阅旧报刊、抄卡片做笔记,动脚寻史料走现场,动口讲思想情绪,动脑写文章,通过身体力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养成对历史的情感、悟性、想象力和判断力。

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在处理海量历史文献方面,在历史考证、规律提炼、文本分析等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关注的是,从人工智能能提供的史料或文本分析案例,学生是否能够很好地进入到历史中去?能否提升文本分析的能力?能否把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真正融合起来?人工智能供给的史料,在激发思想、情感、情绪、灵感、智慧等方面,是否与原始报刊和历史现场具有相同的功能?钱理群曾在《1948:天地玄黄》的后记中说:“每回埋头于旧报刊的尘灰里时,就仿佛步入当年的情境之中,并常为此而兴奋不已。”如今50岁以上的许多学者,都是靠着阅读旧报刊成长起来的,都曾体验过旧报刊所带来的“兴奋不已”的感觉,现在的学生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最近我们组织的博士生面试中,发现几十位来自不同高校的考生,大多是通过数据库来展开研究的,接触过原始报刊的寥寥无几。

陈平原曾引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提出的史料工作的四个步骤:收集史料(求全)、审查史料(求真)、了解史料(求透)、选择史料(求精)。这四个步骤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了新的特征:收集史料唾手可得,文献传递瞬间可达,几乎不需要再东奔西走,通过史料“触摸”历史,变成通过鼠标“点击”历史。收集史料的难度大大降低,但审查、了解、选择史料却变得越来越困难,白菜多了不值钱,面对海量的史料,我们很难用心地去消化咀嚼,从而不能很好地把生命、情感与史料熔铸起来。面对人工智能提供的史料,我们很难获得历史的“在场”感,很难产生时间感和空间感,很难嗅到历史演变的气息,也很难产生对历史的情感。没有艰苦的搜集寻访史料的过程,也就没有激动人心的豁然开朗。

在研究中采取“避难就易”的策略,将会是人文学者成长的重要障碍。一旦“避难就易”,人就失去了成长的可能,“迎难而上”则有可能“别有

洞天”。举个例子,河南大学校史馆循环播放周总理接见河大师生的视频,是我们找到的。起因是不同材料上接见的时间不一致,接见的对象不一致,有的说接见的是三门峡的工人。要搞清这个事情其实很容易,拜访两个90多岁的参与者可能就解决了,但我们坚持不打电话不走访,而是通过考察纸质材料来解决,结果却有了意外的惊喜。因为迎难而上,我们在北京找到了当年周总理接见河大师生的纪录片;因为迎难而上,我们还发现许多宝贵的校史资料。

我们在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的同时,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走出人工智能的信息循环。在知网时代,我一直在坚持在知网之外寻访史料的。因为互联网、知网和人工智能,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AI与社会生活存在交互关系,它不断吸纳外部世界的资源,扩张自己的信息系统,其主体性不断增强。但不断吸纳源头活水的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在这个循环系统中,存在着信息雷同现象,如果人文学者被封闭于人工智能的系统之中,其世界观、思想、情感、情绪等会慢慢失去多样性,人文学者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成长之路,也势必会受到的影响。因此,只有走出AI的信息循环,才能摆脱信息的雷同化,拥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拥有与人工智能对话的能力,拥有引导人工智能的能力。走出信息循环之后,人的头脑才能够吸纳八面来风,人的身体才能够得到多样锻炼。在农业生产领域,联合收割机的产能极度扩张之后,人似乎不再需要小镰刀了。但是在人文研究中,当人工智能的信息获取能力极大扩张后,人还需要身体力行。人文学者需要在人工智能之外,开辟丰富头脑、强健身体、丰富人文素养的新的通道。

人们普遍关注人与人工智能谁更“能”的问题,普遍焦虑谁“主”谁“从”的问题。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但即使出现人和机器“双主体”,那它的最终结果也应该是机进人进,而不是机进人退。人工智能最终会像知网那样变为常识,在人工智能的基础上滋生出新的人文素养。这当然会经历一个“充满困惑与分歧的震荡期”。前些时,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将发布人工智能教育白皮书。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举措,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

人文教育必须锚定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目标,加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需要利用新技术建设新文科,在守护人文学科的人文素养的基础上,创造新质的人文素养,提升学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能力和素养,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八方文讯

李堡诗歌文化计划”发布

4月16日,由《诗刊》社、李堡镇人民政府、文峰书院、中国诗歌网联合主办的“李堡诗歌文化计划”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李少君、郭小飞、赵新民、金石开、贾智峰等主办方代表,以及20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

李堡镇位于江苏省海安市东部,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新征程,《诗刊》社、中国诗歌网联合李堡镇、文峰书院发起“李堡诗歌文化计划”。即日起至2025年5月15日,招募遴选10至20名诗人入驻李堡镇,进行驻留创作与文化传播工作。驻留期间,诗人们将集中考察、书写海安李堡的风土人情,参与中小学诗歌讲座等公益项目。此外,还将举办诗歌朗诵会、分享会、手稿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与会者表示,当前的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诗人们真正深入下去,观察新时代乡村的新现实,提炼新的诗歌形式,写出乡村世界的内在发展逻辑。

(黄尚恩)

《驴的喜剧》(暂定名)改稿会在京举行

4月16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驴的喜剧》(暂定名)改稿会在京举行。贺绍俊、黄宾堂、宋嵩、张鹏禹等专家与会。改稿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主持。

《驴的喜剧》是编剧、作家张继的长篇小说新作,原发于《中国作家》2024年第7期,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小桥村村民和影视公司总双向奔赴,建设起以驴文化为特色的产业链条,最终使小桥村富起来的温情故事。与会专家从乡村振兴主题的深化、喜剧风格的把握、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设置的合理性等方面出发,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认为,这部作品具有突出的喜剧色彩,人物塑造鲜活多样,深度刻画

了农村的现实风貌,兼具幽默风格与时代精神。同时,作品部分情节逻辑性不强,地域特色与人物连贯性仍有待加强,部分细节可信度需进一步增强。

(王泓烨)

2025年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立项

4月17日,2025年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项目立项签约仪式暨结项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北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出席会议。解玺璋、宁肯、陶纯、孙睿等结项作家代表,梁鸿、余之言、谷禾、唐朝晖、李学燕、陆源、辽京、顾诵、张猛、李成恩、黄西蒙、马亿、许莎莎等13位立项作家代表与会。会议由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敏主持。

会上,马新明、田鹏为签约作家代表分别颁发了立项、结项证书。立项作家汇报了创作计划和进展情况,结项作家畅谈创作体会与思考。据悉,签约作家项目是北京市文联于2020年启动的重要文学创作扶持项目,坚持“以作品选人、质量优先、宁缺毋滥”的原则,面向北京作协会员,遴选具备成熟条件的文学作品,为签约作品提供全流程创作服务。截至目前,共有一五届57部签约作品立项,覆盖各文学体裁。

山东省作协举办作家高研班

4月14日至19日,由山东省作协主办,山东省文学院、山东省作协创研部承办的“锚定‘走在前 挑大梁’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山东省第三十三届作家高级研讨班暨省作协“请作家回家”活动在济南举行。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赵艺丁,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曲艺、陈文东为省作协会员颁发入会纪念章。来自山东各地的65名作家参加培训,山东省作协团体会员单位部分作家和省网络作协会员在线上参加培训。

本次高研班精心筹划,设置了丰富的教学内容,邀请李江、徐晨亮、王十月、王燕、杨智、方卫平、王冰、从新强等专家、学者、作家、编辑授课。学员们与山东省作协相关部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百家评论》负责人和编辑座谈交流,赴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实地参观。其间还举办了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新书分享会。

《中国校园文学》走进重庆潼南

4月17日,“文学筑梦·书香潼南——《中国校园文学》2025年潼南校园文学阅读季”在重庆市潼南第一中学校启动。此次活动由重庆市潼南区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潼南区教委、潼南区作协联合主办,旨在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助力素质教育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

启动仪式上,潼南区被授予《中国校园文学》“未来作家青年计划实验区”牌匾,6所学校获“实验校”称号。活动期间,周晓枫、贾志红、蒋宜茂、何郁等作家、教师走进校园开展讲座,分享写作经验与文学教育心得。其间还举办了教师文学素养培训、“主编面对面”改稿会等活动,为当地师生搭建起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激发了青少年的文学创作热情。

意大利音乐剧《神曲》首次来华巡演

在中意建交55周年之际,意大利音乐剧《神曲》日前开启首次来华巡演,并将陆续在全国15个城市演出57场,为中国观众带来一场古典与流行碰撞、歌剧与摇滚融合的视听盛宴。

音乐剧《神曲》以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基耶里的同名经典诗歌为蓝本,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个篇章,以丰富的音乐语言重构了但丁的哲思世界。该剧主演阵容集结意大利新生代实力唱将,力求让观众感受到音乐与灵魂的共鸣。舞台设计采用了前沿的3D投影技术,通过动态影像和机械装置的结合,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

音乐剧《神曲》由意大利MIC公司制作,“我们歌剧”独家引进,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四海一家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并任全国巡演运营。出品方表示,期待通过该剧的全国巡演,进一步推动中意两国在表演艺术、创意产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人文化动能。

专家研讨《少木森禅意诗研究》

4月17日,由北京儒博文化艺术院、中国财富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的《少木森禅意诗研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书选编了众多诗人和评论家的文章,深入探讨了少木森禅意诗的意境、语言特色和精神内涵,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少木森禅意诗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与会者表示,少木森执着于禅意诗的创作,进入以诗为形、以禅为神的境界。其禅意诗内容风格积极向上,读者可以从得到内心的休养生息。《少木森禅意诗研究》带领读者走进诗人的精神原乡,在个案研究的深耕中触摸汉语诗歌的根系。

(许莹)

王真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原理事、原济南铁路局办公室副主任王真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4月13日在济南逝世,享年100岁。

王真光,原名王奉桂,笔名司马丹,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铁道上的暗礁》,小说散文集《降龙的人们》,小说集《记忆中的故事》,短篇小说《掩护》《信号灯》《在旅客们中间》,散文《风雪寄语》《忆江南》《芜湖雨》等。

焦闻频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延河》杂志社原副主编焦闻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4月2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

焦闻频,原名焦文平,民进会员。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秋风的歌》《魂系高原》《红罂粟》《开花的原野》《诗画情缘》《闻频抒情诗选》等。